

我 的 网 上 旅 程

My net Journey

网络社区研究资料丛书

独

步 东 西

一个中国导演的网上舞台

张辛欣

知 识 出 版 社

目 录

- 第一章 自投罗网 1
- 第二章 投石不问路 11
- 第三章 我的硅谷风情 21
- 第四章 和蒙面人混战 34
- 第五章 关闭公共留言版? 93
- 第六章 自由飘荡的寻魂 118
- 第七章 ~~Do~~ ~~在这个新动词~~ 144

第一章

自投罗网

无往（网）不利

1999年6月中旬，接到加拿大打来的电话，叫我看一个网站。打电话的是柳青。她做过电影，也做过出版，当年还是在她的启发下，我骑车走了大运河，做成一套电视节目和一本书，并因此进了英国《Who is Who》（《世界名人录》）。她丝毫没想到自己有头功。这位优雅的女人挺超前，一直在网上逛。她说在给网站当顾问，说这个设在硅谷的网站专门搜罗中文作家和书，我听了丝毫不惊奇。在电话那头，她念着上网看博库的www什么的，我嘴里应着挺乖的，手上可一字没有记。因为我

的电脑跟网有关的部分刚好坏了，被送来的一个极大文件堵垮了。送文件的那家伙真够蠢的，还是学电脑的呢！但是我也没太抱怨。因为我正要去西藏，到故格古城遗址找考古队。荒漠的高原上没有电，我连电脑都不带，还什么网络？！

到北京转飞机的时候，一位叫徐贝的来电话，自己介绍是博库的，说刚好人在北京。反正我在倒时差，半夜当白天过，于是深夜来看博库的模样。这徐贝，黑大个儿，愣着双圆眼，像个球星，毫无硅谷电脑小生味儿。他立刻上网自展网站，让我想起典型的美式推销员，不过是把装样品的老式手提箱，换了手提电脑。我俩似乎都挺有美国派头，坦率，飞快，立刻熟人似的。我从头到尾都没问一下，他在这网上公司的哪个部门干活？是干什么的？他也没掏张名片给我。不过，我显然是信了他的推销，相信他们很乐意立刻帮我做个人网页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徐贝是总裁。

柳青一听，欢天喜地叫起来：“啊哈！要是你又先做出来，你不就是中文作家网上创作的大姐大了嘛！”显然，她又一次没想到自己有头功。而我，没跟她说我的真打算。

美国在上演一个叫《女巫计划》的新电影，独立制片，3万美金制作，立刻挣出一个亿。这背后全是市场操作的功夫。而操作的基本媒体是网络。网上传说，有几个搞电影的学生丢在密林中了，一年之后，才找到遗留的拍摄胶片，从胶片里得知学生们的恐怖下场，导演自己做的网页，把假故事说的真真的。只接受网上信息的新生代，在网上把这个故事越传越活，而这些人，正是美国电影院票房的最大钱包。我急着想要一个

网页，盘算着我要做的故事构思。

然而，虚拟空间的“博库”悬在半空了。在找第二笔风险投资，第一笔投资快要用尽了。徐贝跟银行、律师和风险投资人花言巧语之时，跟我不断小报告着：说工程师讨论怎么做了，说工程师开始设计了，说写程序要两星期，说给我做的个人专栏，会极其容易掌握，我自己就能管理。在电话上，突然地，他换了一个怪迷人的口气问：“我敢不敢请你做一件小事？”

“看是什么事，”我不摸头脑地答，“看我能不能做得了吧。”

“在等设计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找本有关网络的书，自己先读一读？”

我连说没问题，说我正想读书。抓了支笔问书名，却听他说：“对这个书名你可别生气呀！”我一听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书名上有“傻瓜”。

速度世界里的古典人

我当时并不知道，首席推销徐贝是位画家。不过，我发现他眼力很不坏。

虽然我住在网络环绕的世界里，但我一直接古典方法活着：进书店买书，在收音机上听新闻，很少接电话。走长路到邮局，给远方的朋友发手写的信。电脑只是用来写作，基本上是个文字处理器，上网只为了传稿件或者联系有关出版和拍摄的业务。

徐贝报过书名，觉得不大可靠，于是，把博库里一个叫 Allen 的电子信箱地址给我，让我跟他对准“傻瓜”。但是，那位 Allen 不回答。

我只好找周国同。这位名字方头方脑的年轻女子，是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授，不到 30 岁就带出了博士毕业生，永远在策划各种经费的申请报告，范围从宇宙导航到电影画面数码压缩。她满世界地开国际会议，到处作报告，只因为爱旅游，酷爱滑雪。这女子活在网上，用网看新闻，用网买东西，到学院上课，离开家前，总要看一眼网上交通报告，来决定走哪条公路不堵车。刚有网页这玩意儿，她就琢磨着怎么制作个人网页。这时候，她的玩网技术比起硅谷博库就业余了点，于是，我让她帮我决定把我的 486 手提换新。

国同立刻在她的 Dell 电脑里打入网上直销电脑的 Dell。屏幕上呈现出一片表格。尽管我们知道世界电脑的价格和运作速度，正以每 18 个月的周期成反比的变化着，一看眼下的价格，她还是惊叫起来。同类产品比她一年前买的又便宜了 1000 美金，速度提升到奔腾 III 了。她和未婚夫德艾尔，一个电脑数据公司顾问，仔细帮我计算最基本的需要。德艾尔精确地计算出，两个月里，他只用扫描器输入了 5 张照片，对我绝对不合算。他把这项划掉。两人一项项讨论了，用鼠标填了网上购买的表格。国同用理工科的细致，把填好的表格打印出来，叫我拿回家自己研究一下，再找上几位行家讨论一下。我拿了表格，一到家，就把信用卡号码报给 Dell。

换装

UPS 的大货车来了，褐色车身描着金色地图。工人搬进屋打着 Dell 字样的两个大纸箱。国同的弟弟国伟过来帮忙。在这

位正念电脑学位的原放射科技术员看来，安装新电脑，并不需要多少知识，倒是要一些收拾垃圾的小动作，因为新电脑自动配好一大堆让人免费使用的新玩意。

他移动着鼠标，把眼花缭乱，但一时用不上的标志，通通扔到一处。

要紧的玩意来了。不回答“傻瓜”的 Allen 自动来电话了。此人似乎是个在危情时刻也语速温和的家伙。他不紧不慢地，像在说 007 电影台词：“我现在给你一个密码，你查看一下我刚用电子信件给你送的压缩文件，我教你下载打开压缩文件的免费程序，然后，你用密码进入文件，就是你的专栏设计。我已经帮你试过工程师的设计了。挺好玩的，好，现在轮到你熟悉一下自己了。”

听着 007 味道的指示，我照着做了，打开了文件。在隐身电话中 Allen 的继续指点下，我看程序做出来的专栏，看这件虚拟的皇帝新衣。

我这件新外装，孔雀蓝，黑灰横栏，白色铺底（大色块颜色下载快）。而颜色通通靠着流行色，挺酷。最花哨的颜色集中在顶上的小广告栏里，广告跳动着动画：“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？”

五彩缤纷的“我”亲昵着各种小栏目：欣欣动态、欣欣沙龙、欣欣留言——无形手指在电话那头解释：“假如你又想去爬喜马拉雅山，可以在这里给读者留个话。”

可是我从不喜欢说我要上哪儿，哪怕是要去登月球。当然，我也没跟人家说。

Allen 指点我看专栏的主要设计：放文章的地方，放画面的地方，以及电子信箱，“读者可以把除了你不想让人读到的文

字，一点这里，送到你的内部信箱里。这样，我们还会给你一个密码，进入你的……”

越来越像 007，就像电影里那位英国情报处老科学家给詹姆斯·邦德展示新设计的怪武器。不过，据说这 Allen 十分年轻。徐贝介绍过，博库的几个要角都是男孩儿，其中有两位非常英俊。不知有没有这个 Allen？

听着，小分神着，看着文章下面的“读者回应”。这是一个空空的窗口。被一个醒目的句子引导刺激着：

“我也有感而发！”

Allen 继续解释说，这属于网络民主传统 BBS 设计（留言版）。说网的最大诱惑，是给读者参与感，而诱惑就体现在这个地方。

参与感，我喜欢这个词，和我干过的剧场一样。

我只是在想着诱惑人。全没想到，自己将会被这个小窗口伤得多深。

把这个新装描述给物理教授国同的时候，难免带了新奇的小得意。

她在电话那头听着。像每个惯玩电脑的人一样，她能遥看到这边电脑上的画面。她一步步应答着我的报告：“好！行！可以！请拿掉广告！这是个人文化专栏，任何的商业化小招都会烦读者的。”

我不大情愿。我觉得小动画挺好玩呀（虽然我对那地方是“诺贝尔”有点烦）。我继续报告到“读者栏目”。我的电脑学问一定是见长了，因为我分明能看见她在电话那头皱起眉头：

“不能开！绝对不能开那个窗口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万一有人写下流话，可怎么办？”

“会吗？”

我真不很在意。我只怕沉默的大多数不发言呢！

打量着新外装，觉得要给自己整一个新形象。我是提着相机到处走的人，但从来不给自己照像。这会儿，我开车去乡下找摄影师伊丽莎白丝。

她是意大利和法国后裔，干家族餐馆干了好多年后，进了摄影系。她曾经擅长拍野外风光，如今在自家车库里开了摄影棚，拍艺术肖像。从房顶上吊下来大幅的天堂背景，给孩子们拍些披着翅膀的小天使。

坐在她家的客厅窗边，利用自然光，加个反光板，她给我拍着，我也抽空拍她的动作。顺便地，我们讨论在电脑合成的威胁下风光摄影迅速消失的现象。形象公司从来都积累很多的风光图片档案，卖给有形象需要的广告公司。这是一桩不小的生意。如今不需要摄影家外出旅行了，你可以在电脑里任意合成画面。恐怕连室内肖像生意也要改观了，她使用的大幅喷涂背景（每幅美金 200 块左右）也完全可以取消，后期在电脑里叠化就是了。使用数码相机的话，图像能直接进电脑，在电脑上你能修改出任何气氛。她是不是可以关闭车库，就在窗边拍出天堂或是任何世界？

我们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低头看看在摆弄的尼康相机，像是看出土文物。然后，我们互相看了看对方。

我上网的历史不算短，就像我玩电脑一样长。应该说，美国有什么酷的，都缺不了我。不过，我的所谓上网，一直就是发电子信件。于是，我的网费一直维持最低费用。上网费一个月 6.95 美金，使用限度 15 小时。而我一般一个月只用两三个

小时。现在我改无限时间联网，每月 19.95 美金。

因为没有买扫描器，我的照片得快递到西海岸。在几种快递服务里，我仍然选了 UPS，因为是星期五了，除了 UPS，其他公司周末不送邮件。自然，价格高了几倍，一般快递价格 3.39 美元，UPS 要花 29 块半。即将拉开大幕的时刻，每个小环节都得保证着舞台的实现，29 块半就 29 块半吧。

过了周末，到 20 号早上了，打电话过去，博库说，还没收到照片。我拿着单据上的号码上网查，照片明明送到西海岸了。网是单向确认的，于是我改打 800 免费电话，在一连串的录音和音乐之后，我等到了会喘气的活生生的人了。人说记录表明错了街区号码，现在，人说：“你要是想要的话，请到当地邮车库房里查看，这个邮件正在车上。”这可真是美国效率的好服务，回答真到位。这件皇帝新装，紧赶慢赶，在要登大典的时候，领子放在马车上！

我不免有点儿喘大气。

“你到底还想不想送过来？”

说了大半天，我才发现人家以为我是收件人。

上帝们，也就是顾客，和天使，和这些电话服务人员，经常无法确认对方所处的位置。我的照片在西海岸一个大车库里，我在南方内战过的地方，而跟我打交道的这一位，也许在北方新泽西，也许就在我的隔壁。在这个互联网世界中，哪里地皮便宜，就把服务机构放在哪儿。而这也是上帝，是顾客权利的世界。我的祈祷内容很简单，我请她把头儿叫来。我说，照片已经在那边了，请马上送到该送的地方！

就在这么跟 UPS 说话的时刻，仿佛奇迹降临一般，眼睛往窗外一瞥，我看见一辆 UPS 的褐色金地图大货车，正在我的门

前滑动着，停了下来！那边的 UPS 在找当地经理，在处理这个事故，而这边的 UPS 送来一个不大的纸盒。寄盒子的地址是亚马逊网上书店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两本书：

《为傻瓜预备的英特网》、《为傻瓜预备的网页》。

我没有定这些书呀。翻着这两本软皮工具书，看着鲜黄色的封面，在盒子里外都没找到账单。于是，我不由得抬头，看了看天空，难道上帝也想玩时尚，下凡入网啦？！

是理工科的周国同干的。她认为无论做任何事，最便捷的途径是弄通原理。她觉得我需要通读网络。《为傻瓜预备的英特网》这本畅销工具书，1年里卖了上百万册，便是博库总裁徐贝在电话上甜蜜建议的那本。而以国同对我的考量，像我这样一个对网络，对电脑，全都傻瓜的，得读双料的才行。她建议，我读了不说，至少要先练上一百个小时。

然而我顾不上读，便直接上网开练。同时，我给自己勾了一副速写，就是说，自己动手采访自己上网的新闻消息。我把消息套在一位真名实姓的记者和真报纸上。消息在海外最大中文新闻网站撒开。我立刻面对着网络世界的速度。

在自我采访——自我推销里，我借记者发问：

记者：很想知道的是，你在网上打出“独步东西”的栏目，打算做什么？是想在网上操练小说呢？还是想做电影？

张欣欣：也许你在猜，我想着赶在美国大公司网上电影 Unantun 之前，做出第一部网上电影？不过，如果你上网，一定会有感受，别说在网上下载电影了，想看好莱坞网站的极短广告片，都得等上老半天。还是等等吧，等到观赏技术再成熟一些，也许我就干网上电影。我不难想象自己在网上出版长篇，并且，我已经写下几部东西，打算什么时候就在网上出版。不

过，眼下我只打算在网上张贴小玩意儿。

记者：小玩意儿！我读你第一天上网的内容，好家伙！小小爱尔兰文化创造与大中国当代文化创造的对比、今年夏天美国恐怖片分析、网络对当今生活的全面改观。还有附栏里你个人推荐的电影、录像、电视、戏剧，纽约时报新书评、整本杂志的摘要、有点损人家白领的“如何用书装饰室内”等等。你在其中一篇文章里讨论报纸的生死存亡，但是，你分明一个人在办一份网上报纸。等一等，我还读到你的明天预告，新文章题目是：《全世界为 Harry Potter 狂热》？

张欣欣：我每天都会换文章……

被套上名字的记者，在大陆那边看着网上的消息直发晕，不敢和我这样对话。于是，我一边赶紧换上另一个记者的名字和报纸，一边托人去打招呼。招呼还没有打到，记者在电子信件里追问过来了：

“我从网上弄下来你的虚拟采访，很精彩，也很离奇。我最奇怪的是，像你这样一个隐居多年的人，居然把自己公开亮在网上。我能不能和你谈一谈？比如：像你这样的作家也上网创作，在未来的网络环境中，出版资源会不会逐步被瓦解？”

我应该也有问号：

为什么所有这些人只把我看作“作家”？

为什么只有一副目光——难道网只是读文的世界？是信息世界？而信息世界是什么？

记者继续问：

“问题首先是：究竟谁是你心目中的读者？”

第二章

投石不问路

谁是网上读者？

据说是新生代。美国的确如此，音乐公司甚至建些网站，假装成青少年崇拜者的声音，来推销新 CD。1999 年初对大陆 400 万网民的调查显示，网民 70% 年龄在 20~35 岁。这两个年龄层在美国不是一代人，在大陆可以算一代。当思考新生代形象的时候，似乎跟以下玩意儿相关：

看卡通，听流行音乐，对广告词比对小说更有感受力。

把新生代的娱乐性往好处归纳可能包括着：视觉化，私人化，诗意化。进一步美化的话，在新生代身上，世界的非现实

特点很突出。

谁是我的网上读者？

平面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乎读者。而当专栏下面有一个“读者窗口”敞开，蒙面人纷纷在窗户底下唱道：

“曾经读你激动，引为知己。”

“又找到你了！以后我天天来看你。”

“你到底是誰呀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”

“也许你现在英文进步了，但是中文退化了……”

大洪水中的诺亚放出鸽子，我在网上放出各种话题来试探我的读者是什么人：畅销书，科幻片，电子商务和人，时事，音乐，当然了，还有电影以及与电影有关的一切。

诺亚的鸽子带回绿叶，而我，比如在电影演员 Scott 去世时我写的文章下面，我得到这些：

老朽点评 9/27/99 8:53:47 AM

记不得 Scott 其他的电影了，不过你文章中那段备战备荒加看内部电影的日子勾起我一番感慨。记得《巴顿将军》是最早听说的美军电影，猜想大概是如同《山本五十六》、《解放》一类的史诗。只可惜不够级别，无缘得睹真容。但巴顿这名字却是印在脑子里了，只是不知道演员叫 Scott。

后来总算在单位资料室偷偷摸摸看了原版录像，可惜一句英语也没懂，只记得一个拿鞭子的汉子。惟一羡慕的是他的军服，够挺！再后来，人到美国，

English也混得明白了一些，每次看到录像店里抬着胳膊，戴着钢盔的巴顿，总有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似乎他比麦克阿瑟，艾森豪威尔还伟大些。回头想想，也许真是演员的功劳。谢谢你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：George C.Scott。

大头 10/7/99 6: 07: 23 PM

第一句就错了！原文在此：I want you to remember. No bastard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. He won it by making the other poor damn bastard die for his country. 所以应该译成：“现在，我要你们记好：没有哪个家伙是靠为国捐躯而打胜仗的；他是通过让对面的倒霉蛋为国捐躯而得胜的。”

不好意思，挑您一个刺儿。

大非 10/18/99 6: 59: 43 PM

越看你写的东西我越来火！

你这丫会演戏，会跟着赶热闹，起哄，会写些形式的东西。

这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大忌讳！

你会不会想一些有水准的？

我真怀疑你有没有脑子！

xxx 10/20/99 1: 31: 15 AM

(英文) 作为电影，这是个好电影，作为将军，巴

顿就那么回事。老百姓无法说一个将军是否伟大。而搞文学的怎么谈起军事了?! 因为是天才? 或只是爱管闲事?

what 10/24/99 7: 57: 10 AM

你在说些什么?

好多年我都极少与人来往，到了这时候，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邀请，到当地中国人的“沙龙”讲讲怎么做电影。我想看看，我的网上读者都是些什么人。

是星期天，下着小雨，沿着高速公路，我找到县图书馆，小阅览室里挤了二十多人。在开始讲拍电影的技术环节前，我请人一一报报，原先干什么，现在干什么。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犯规，在美国，应当是不问职业的。我微笑说，咱们之间甚至不在乎问年龄对吗？大家都自己人似地点着头。而报出来的挺有意思，原先学新闻的，现在是电脑程序员；原先学哲学的，是电脑程序员；学物理的，电脑员；学化学的，电脑员；本来就是学电脑的不用说了，当然是电脑程序员。只有一个原先学医的，在世界闻名的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工作，这反倒没有意思到，就好像人自身的 DNA，实在太缺乏改变了。

我有点惊奇，说想不到这么多人想做电影。一个听众用玩笑的口气回答：我是来逃避一下小区乏味的生活。听众的脸上都泛起同样的微笑。显然，这句话不是玩笑。

掉入“小区”?

大房子，喷水管在草坪上自动旋转着，男人在自家一亩三

分地上来回走着，推动着锄草机，干着星期天的标准活路。入夜时分，一个个孤零零的路灯，灿烂地浪费着能源，没有人的迹象，开车路过任何小区，都仿佛行走在月球。

这是一幅中产阶级小区的图画。是 20 世纪初以来典型的美国风情，是文化精英分子庞德，亨利·詹姆斯，米勒，海明威，斯泰因等逃到欧洲的原因，是对刻板与循环的恐惧。而第三世界的我们，本能地，先奔向、钻进这幅物质主义天堂的梦想图画里，然后，他（她）们乏味了。

这些前来躲避大房子和锄草的人，穿着周末的便装。他（她）们上班的时候，可能跟比尔·盖茨一样潇洒，穿着运动衫，这是干电脑的工装。在灰色隔板的办公室里，上面是玻璃天花板，就是说，你明明看着管理层的位置，觉得自己够聪明，比天真的美国人更聪明，但是，你就是爬不上去，因为你的外国口音，因为你不懂人家的球，人家的流行音乐，人家的电视，人家的文化和政治，你无法与人家聊这些正经的废话。你爬不上去，也不在乎爬，只要有房子，好车，吃在“中国城”的中国饭馆里，庆祝中国节日，卷在周而复始堵车的高速公路上；英文是办公用的，是电子信件的，是第一语言了？甚至是梦里和祖母对话的语言了？英文侵蚀着家庭饭桌，是跟孩子的拉锯战，孩子应该不像自己？应该完全融入新社会？还是应该像自己？至少的，保留一点根——保留一点母语？于是，周末把孩子送进当地中文学校，像喝中药一样，捏着鼻子念老古板的中文。

这就是我的网上读者肖像？